

平旦 著

圓

月





林
鋈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圆月/平旦著. - 北京: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01. 6
ISBN 7-5302-0632-X

I. 圆 … II. 平 …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33765 号

圆 月
YUAN YUE
平 旦 著

*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网 址: www.bph.com.cn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总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朝阳北苑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32 开本 11 印张 262 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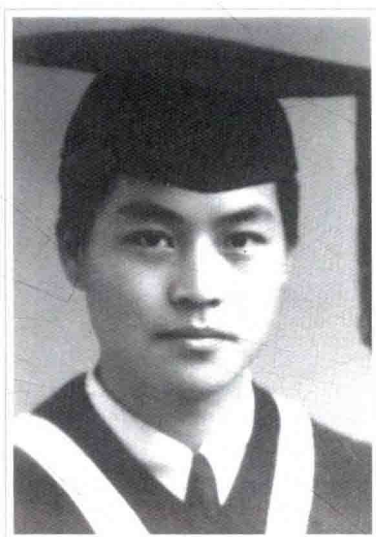
2001 年 6 月第 1 版 200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

ISBN 7-5302-0632-X
I·617 定价: 19.00 元

内 容 提 要

《圆月》以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国共两党联合抗日为背景，以知识分子万家珍与部长千金傅玉梅、名伶元芳之间的爱情纠葛以及知识分子高雨亭与陈娟娟之间曲折坎坷、催人泪下的恋爱故事为主线，真实地展现了抗日战争相持阶段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场景，对民族危机关头的中国知识分子命运进行了深深的思索。



1941年，作者毕业于国立武汉大学法律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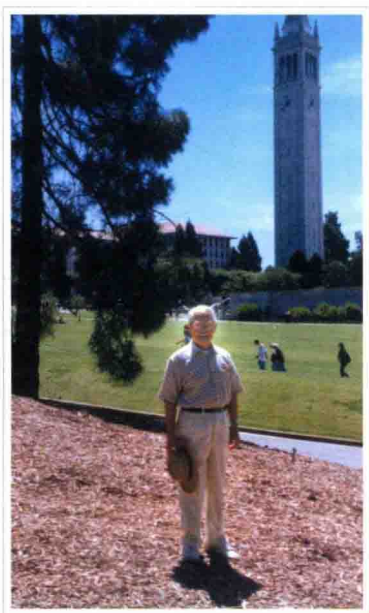
1981年，作者(左一)在自家陋室与老友郑昌淦(右二)、程道源(右一)一起为即将赴美留学的潘鲁全(左二)饯行



1992年，方成(左)赴美开会期间与老友孙国华(中)、潘守谦(右)相聚



在抗日战争中结下生死之交的“三兄弟”郑昌淦(右)、孙国华(中)、潘守谦(左)先后辞世，谨以此照片纪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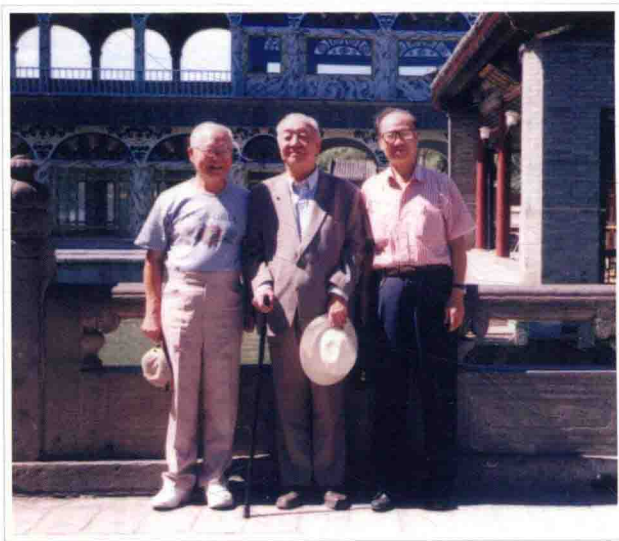
1997年6月，摄于美国
柏克莱大学(图为作者)



作者与相濡以沫五十余年的爱妻林漳生于晚年移居美国



2000年9月，作者及夫人与梅志(左二)、
张晓风(左一)在胡风家中



2000年夏，作者(左)与两位年逾八旬的老友
端木正(中)、方成(右)相聚北京颐和园

目录

- 第一章 邂逅 / 1
- 第二章 看戏 / 14
- 第三章 过河 / 31
- 第四章 除夕 / 39
- 第五章 夤缘 / 61
- 第六章 一探桃林 / 70
- 第七章 “天话” / 85
- 第八章 午夜枪声 / 96
- 第九章 街上发现了日本人 / 112
- 第十章 “句践入吴” / 124
- 第十一章 二探桃林 / 138
- 第十二章 泛区深处 / 150
- 第十三章 “这是政治” / 169
- 第十四章 吃大户 / 178
- 第十五章 围城 / 191
- 第十六章 阶下囚 / 213
- 第十七章 离婚 / 228
- 第十八章 求情 / 245
- 第十九章 夜审 / 258
- 第二十章 圆月 / 273
- 第二十一章 陷入重围 / 297
- 第二十二章 封锁线上的呼唤 / 315
- 跋 / 344
- 后 记 / 346

第一章 邂逅

这一年，西伯利亚寒流提前光顾了沙河两岸辽阔的平原。十二月中旬，一连十天昏天黑地的狂风，把阔叶树上的残叶刮得精光，把岸边被人畜践踏得狼藉不堪的黄土泥泞冻得铁硬。

天刚蒙蒙亮，在铅般沉甸甸的天空底下，不见船只踪影，悄无人声的渡口显得格外开阔而荒凉。这时，街口出现一人，慌里慌张地直奔渡口而来，看样子，是搭渡来的，可是，一奔上高岸，却又站住，并不下堤。此人二十二三年纪，高大个子，穿件战前在城市学生中颇为流行的栗壳色麂皮夹克。夹克的袖口和前襟已经肮脏得乌黑发亮。长腿上一条陈年旧西服裤又瘦又短，没能遮住因袜筒褪落而裸露的、冻红了的皮肉。他浑身上下只有脚上那双白帆布网球鞋是新的，然而鞋面也已布满了因长途跋涉而留下的各色泥巴的痕迹。他一边朝沙河上下游探头探脑，一边因寒冷而不住地搓手跺脚，还时不时用冻得通红的拳头去抹那快要从鼻尖挂下来的清鼻涕。他似乎总在忙碌一些令人莫名其妙的事情。比如此刻，他那么紧张地察看着，时而为之皱眉，时而为之微笑的，竟是河面上那些司空见惯的冰块。那些巨大的冰块，此时正以惊人的速度从上游冲下来，使河面变得空阔异常。的确，这景象，对他这个生长在东南沿海的人来说，是颇为新鲜的。但即使新鲜，换个人也未必肯穿着如此单薄的衣衫，冒如此的严寒，到这个冰气侵骨的渡

口来发呆吧！

一个月前，在遥远的西南边陲他接到表哥陈士元从这个地处国军前线的商埠寄去的一封信和一笔路费。信中写到：“……上述桥梁工程，当局认为，事关前线军事，意义重大，刻不容缓。亟盼吾弟早日成行，一展宏图……”他是学桥梁工程的，从今年夏天大学毕业后，直到接信时还没找到工作，困居母校学生宿舍，一筹莫展。这封信和这笔路费，使他绝境逢生，其内心的高兴和振奋，实难名状。表哥的信还使他在脑海里构筑了一座美如彩虹的桥梁。他明知在实地勘测之前，一切想像都毫无意义，但就是没法不让自己去想像，更何况这座纪念碑式的处女作将树立在抗日前线！抗日前线可不是一般去处。对他来说，那里不但神圣而且神秘，每一念及，眼前就会出现原野、战壕、帐篷、伤员、担架、白衣护士、弹坑和烟尘，耳边就会飞过吱吱乱叫的子弹。在一个来月的困难重重的旅途里，他的整个心胸涨满了慷慨悲歌的激情，恨不得插翅飞到前线。面向着日益临近的目的地，他觉得，连那迎面飘来的微风都带有烽火的气味。

他是东海边上人，1938年春随校西迁，不久就同家人失去了联系，在异常艰苦的情况下靠微薄的战区贷金读完大学课程，从没把希望寄托在他那个抗战前就早已出国留学的、杳如黄鹤的表哥身上。而今就是这个表哥，竟在炮火连天的时刻神出鬼没地回到了祖国，而且还算准他这个表弟应该在今年夏天大学毕业，而且还知道表弟是学桥梁工程的，居然能够不失时机地为他找到了职业，寄去了路费。普天之下还有比这更神的吗？昨几个夜黑赶到，同表哥头顶头躺在床上兴奋地唧咕了大半宿，毫无睡意，今儿一大早趁表哥呼呼熟睡之际，竟又独个儿溜出来踏看桥址了。

他顺着纤夫踏出来的小道沿河上溯四五里，然后回转身，

把两眼盯住中流一块急速下冲的巨冰，突然拔腿猛跑。

满河冰块排来挤去，难解难分，很难辨别这块那块。只要眨一眨眼，认定的那块就会不知去向。他既不容两眼脱离目标，又不容两脚从容探步，那双穿着薄底网球鞋的脚时而陷入纤夫留下的、如今已冻得犹如铁铸模子的很深的脚印里，时而踩在滑不唧溜的冻土疙瘩上。他踉踉跄跄地跑下来，一路打着趔趄，幸亏身手矫捷，才没跌倒。但最后，在接近渡口的时候，还是一个疏忽，滑了一跤，险些飞身跌出陡峭的高岸，掉落冰河。他一动不动地趴在那儿，让上半身伸出高岸，悬在空中，俯向陡岸底边那些拥挤在河湾里的浮冰。他觉得这样俯卧察看要比站着向江心远眺亲切得多——那河水仿佛有意把浮冰托上来让他仔细鉴赏。对于这个偶然发现，他几乎像孩子那样高兴得要鼓掌，忘了痛，忘了周遭的一切，专心致志地察看河湾里那些互相冲撞、挤得重叠起来的巨大冰块。

“您怎么啦？摔重了？要不，找副担架来吧！”

这轻柔的、关切的、银铃般的声音是蓦地传进耳朵的。他原以为附近没有第二个人，所以一直心安理得地趴在地上，不以为不雅；现在突然发现有人，而且是个女的，这一惊非同小可，窘得不知如何是好，慌忙回头。谁知这一回头，竟发现了一张苍白的、异常美丽的面孔和一对受惊的、关切的大眼睛。于是他满脸通红，一跃而起，不知所措地连忙摆手，不知所云地一迭连声：“啊，不，不，不……”

这突如其来的敏捷动作，这站立起来的意外高大的身躯，使那位来不及避让因而站立在他跟前的年轻女子吃了一惊。

“您是才来的吧？”她问。

“是的，昨儿夜黑才到。”他受宠若惊，赶紧往前凑一大步说。

她踌躇了一下，似乎在考虑问还是不问。

“您认识陈士元大夫吗？”

“太认识了！他是我嫡亲表哥呀！您也认识？”他高兴得跳了一下，几乎要把举了起来的双手鼓响。

“那么，您是桥梁工程师了，是负责来修桥的了。失敬，失敬！”

“不敢当，不敢当。”

她又踌躇了，直至低头走了两步之后，才又回过头来。

“现在，咱们是自家人了。有空，跟陈大夫到舍间来坐坐。我叫元芳，和陈大夫是老朋友了。”

他呆呆地望着她，好像没听清她的话，又好像还在等她回头。可是她没再回头。眼看她走出去十几步了，他才像是忽然想起了什么，大踏步赶上，突兀地大声叫道：

“元小姐，我送您回家！”

元芳没搭腔，也没回头，照旧埋头走路，只是把蒙着脸的纱巾揭了起来。

“我表哥说，这地方不平静。您不该这么早就单身出门。还是让我送您回家吧！”

她这才回过头来，感激地看了他一眼，微微颌首示意，却依然没做声。

他跟在她侧后，有意保持一定距离。这时，他才注意到，她穿着灰布棉旗袍，围着黑色毛绒大围巾，腿上是肉色长筒线袜，脚上是直贡呢布底棉鞋，朴素得像个高中学生。但从年龄上看，她不会再是中学生，那么是个中学老师？他正这么胡思乱想，她忽然回过头来，说：

“要是我没记错的话，您尊姓万，万家灯火的万；大名是家珍，如数家珍。我没记错吧？”

“是的，我姓万。”

她似乎没听见，默默地走了一段路才不无感慨地说：

“这座桥是早就该修的了。拿我来说，河对过住着老母亲和小弟弟，我妈还病着。由于这些要命的浮冰，已经有好些天没能回家。像我这样有家归不得的不知有多少呢！这还不过是居家过日子不方便罢了。民运呢？还有军运呢？这样一座要紧的桥，居然能拖到今天还不动工！这些做官当老爷的在这些正经事情上偏偏就这么有耐性。”

“也许是经费难筹吧！”万家珍漫不经心地说。

“经费？经费是早已摊派过了。老实说，像这类修桥铺路的善事，就是一面动工，一面摊派，也误不了事。”

“那可不见得！”

“不见得？”元芳忽地转身，摆出一副寸步不让的架势。万家珍不觉吃惊，瞪圆了眼睛，只得也站住不动。

“不见得？”她嘲笑地重复了一句，这才向前走去，“光我自己就为募集建桥经费义演过六场。我不盼望涓滴归公，那是办不到的，我知道。我只求快点动起手来。只要实实在在动起手来，我可以再义演十场、二十场，决误不了事。”

“啊哈，名牌演员！您是名牌演员！有眼不识泰山，有眼不识泰山！”

“不敢当，戏子罢了。”

“这么说，您这么早来到渡口，是想过河探望伯母？”

“我不放心我妈和小弟弟。”

“按说，这种冰排该开春化冻才会有，怎么来得这么早？”

“说不上。”

“通常要几天才过完？”

“难说，有时一两天，有时十天半月。”

“要这么久！”万家珍显然很吃惊，“那，打起仗来怎么办？”

“天知道！”元芳随口回答，之后，仿佛忽然发现了什么乐

子，开心地叫起来，“哎呀呀，您露马脚了！”

“我怎么啦？”

“怎么啦！凡是老客就不提这两个字。只有新来乍到的书呆子才会把这两个字眼挂在嘴皮子上。我是说‘打仗’这两个字。现在，到家了！”她登上一家旅馆门前的高台阶，转过身来，望着他微笑，好像问：现在且看你这个书呆子作何表示？

万家珍既不告辞，也显然并不期待主人家邀请，而是一步跨上三级台阶，站到了元芳跟前，埋下头瞪着她，声音颤抖不已，神气也挺吓人：

“我渡您过去，我渡您过去！您知道那些该死的船只都躲到什么鬼地方去了？”

这是意想不到的，完全意想不到的！元芳始则圆睁大眼，似乎根本没听懂，继而忽然垂下了头，显然大受感动。万家珍焦灼地等着回答，但她再也不抬起头来了。忽然，万家珍觉得自己的衣襟被牵动了一下。他想也没想一下是怎么回事，便跟着跨进了旅馆的高门槛。

这家旅馆是旧宅院改建的，有好几进院子。元芳租住了最后进的一个小跨院，有两间北屋和两间西屋，还有一小片砖墁空地。掩上院门，小院儿十分清静。她把万家珍让进北屋外间，自己进里间去了。一个梳洗得十分整洁的中年妇女进来给他斟了茶。

不一会儿，元芳从里间走出来。她已经换了装，只不过去掉了头纱和围巾，换上了一件半旧的紫红色软缎薄丝棉旗袍，就发生了惊人的变化。如果说，刚才在渡口，万家珍自以为已经把元芳观察得一清二楚的话，那么，此刻他发现，站在面前的只是一团耀眼的光彩，什么也看不清了。

有好一会儿，元芳只是不声不响地望着万家珍微笑，仿佛她那只藏在背后的手正握着什么有趣的东西等他去猜。

“你怎么不说话了？到底怎么着哇？”她忽然问。

“什么‘怎么着’？”万家珍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满腹狐疑。

“我就知道，真正急人之难的人是没有的。果然，一转身就忘得一干二净！谁知是真忘记还是假忘记！”

万家珍的两眼越睁越大。当他终于明白她指的是什么时，用恨恨的目光把她盯了好一会儿，忽然掉头就走。她急忙跳过去挡住去路，眉毛和眼角都笑得弯了下来。

“您去哪儿？”

“找船去。”

“干吗？”

“渡您过河。”

“您忒认真！真是个大孩子，又大又……”她没把末后那个“傻”字吐出口，咬着鲜红的下唇把它忍住了。

万家珍又猛地向旁边跨了一步，还是想从她身旁绕过去。元芳也赶忙移动一步，还是挡住去路。这时，她虽然还笑着，但笑得不那么自然了。她从万家珍那严厉的表情上渐渐明白，自己这个无心的玩笑着实伤了他的自尊心。

“不要去了！”她收敛了笑容，喃喃地说。

“我不是贪生怕死之徒！我不是只顾自身安危的懦夫！”万家珍将目光越过元芳的头顶，望着窗外，悻悻地坚持。

“我刚才那句话是说着玩儿的，是无心的。”元芳说，声音很低，头也埋得很低。

万家珍分明已经听见这句表示歉意的话。他深感后悔，觉得自己刚才的表现十分恶劣，令人作呕。

“不，不，我……我只是想说……我能够渡您过去，真的能够！”

元芳又高兴起来，脸上泛起了光辉。

“你心肠特好！可这不是一个人的事。你愿意，我不愿意，怎么办？你愿意，我愿意，我妈不愿意，又怎么办？试想她老人家要是知道咱们冲过冰河去看望她，她会怎么样呢？要是咱们有个三长两短，她又会怎么样呢？好了，来，吃早饭吧！”

桌上已经摆好了简单但是精致的早餐：大米稀饭、烤馒头片、煎蛋、火腿和酱菜。但万家珍没立即就座。

“我说能渡您过去就能渡您过去，不是随便说说的。我会负责到底！”

“怎么负责？出了事情，还怎么负责？想想容易，做起来难哪！要不，怎么每年冬天都会有人淹死！快吃吧！老师马上就要来上课了。”

“怎么，还有老师来给您上课？”万家珍十分诧异。

“奇怪吗？不奇怪。像你这样能够大学毕业的，一万个里面也未必能够挑出一个来。没你命好，我只读了三年小学。”

“奇怪的是，您如今功成名就，还能这么好学。这不能不令人肃然起敬！”

从他那严肃的神情可以看出，他说的是真心话。于是元芳抿嘴一笑，像是嘲笑自己，又像是嘲笑万家珍，表示她虽然不便反驳，但对万家珍的话实在不敢苟同。

她吃的很少，光是坐在对面一动不动地望着万家珍狼吞虎咽。万家珍确实饿狠了，面对如此精致的早餐，食欲的确很旺盛，但之所以表现得如此狼吞虎咽，却多半是故意做出来讨元芳欢喜的。

报八点的钟声刚一敲响，小客厅的门就被缓缓推开。元芳赶忙起立，迎上前去，朝进门的客人鞠了一躬，叫了一声：“林老师！”

来人从容不迫，脱了礼帽，又解围巾，一直没把含笑的目光离开站了起来的万家珍。及至把礼帽和围巾都挂好，那人才